

(修订本)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仲富兰 著



ZHONGGUO
MINSU
WENHUAXUE
DAOLUN

上海辞书出版社

仲富兰
著

中国 民俗文化学 导论

(修订本)

ZHONGGUOMINSU
WENHUAXUE DAOLUN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仲富兰著. —修订本.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7
ISBN 978 - 7 - 5326 - 2298 - 6

I. 中... II. 仲... III. 民俗学—文化学—概论—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6953 号

本书的全部努力在于:

(1) 给予中国民俗文化一种理论上全新的解释模式,改变以往长于资料收集和实证描述的现象。

(2) 将中国民俗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去了解和认识整个社会形态。

(3) 从文化传统、学术观念、思维方式、写作风格等方面入手,努力揭示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载体的中国民俗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责任编辑 刘大立 张晶晶
封面设计 何香生
版式设计 汪溪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修订本)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590 000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298 - 6/K · 443

定价: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35104888



作者简介

仲富兰，上海人，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多年在上海新闻媒体工作，曾任上海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编；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香港中国文化研究院顾问，民俗文化学专家。著有《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杂谈》、《中华风物探源》、《中国神秘文化百科知识》、《中国通·风俗礼仪》、《十二生肖的故事》、《风物考》和《广播评论——功能、选题与语言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评论教程》等；主编有《国风》学术集刊、《文化寻根》、《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和《上海史迹与风土》等。

序

仲富兰老弟自 1986 年发表《开拓民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重构中国民俗学、建立民俗文化学新学科的主张以来，十余年来，他潜思力学，念兹在兹。这两年，在忙碌的工作与繁杂的大上海社会生活，闹中取静，矢志用力，写下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大著，非有十分定力与乎高度为学热忱，秉持着深有所见的学养，曷克致此。

富兰老弟，是生长在徐家汇的上海人。为此学术论著的生活背景，显然比之前此 30 年代的好些学者、作家，局外亭子间，振笔疾书，煮字疗饥的景况，大有不同。书斋表册籍资料既宏富得少人所及，这些年的田野调查，采风南北四方；而况他既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领导人，又主持了《民俗文化研究通信》的编行。有了这些前人不易秉持的凭借，乃使此书体大思精，剖析平允，深微而弘厚，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是十年前的仲富兰所达不到的治学水准。

导论其书，分自相关各方面，提出不少宏观、微观交会的观点与方法。有如剥笋样的层层分析其理道，又似蜘蛛结网的紧密编缀，把古今中外的相关论证，都一一讨论到了。这是著者十年思考所亟求论证的主体。

从本书章节目录考察，略略浏览，可以认定，这不是一部太容易阅读的书。与二十年前、四十年前的中国民俗学论著比较，必然同意我的评品，朱某并未对此导论，多有溢美。

这是一部中国民俗学划时代性的论著。

本书令人激赏的论点颇多，在民俗事象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在什么样的观念意识的驱动下，产生种种行为的方式的。作者以平实的态度，对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民俗学研究，再度升温，作一总结，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民俗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全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又对社会生活进行制约的力量。”“民俗并不是法，它在人民生活中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无形的东西，对人们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并不在法律之下。”“民俗不是法，但它是一种‘俗理’，与‘法理’相对应，无声地调节着生活中的各种事象和问题，同样是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民俗又并非静止的‘死水一潭’。它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也在受到时间、空间和其他一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导论中“融会古今与贯通现实”、“高扬中国气派”的论点，以及用“民生、民事、民气、民艺、民智”来作为民俗文化的五大部类，这些论点，是应当强调的特色。

第十章第三节“源远流长的价值学说”——原始价值观、文化核心论、易经术数学、中和方圆说，第四节“民俗文化的价值坐标”——生生不息，革故鼎新，不变求变，追寻真理，极见著者深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亟亟求其发扬光大，好教我读毕全书，为之喝彩不已。

不论大题目、小问题，著者均能提出许多层次的分析，亏他把古今中外的史象与论点，都征引到了，非博闻强记、慎思明辨的念兹在兹，曷克致此。

须付予商榷的一两处,也当提提。一是对中国民俗学初期的开拓,述说嫌不足。二是总结前此中国民俗学的业绩,似当列举其七十年来重要的书刊,并为简扼地提要说明、导论书末,似应列举参考书目。既为划时代的论著,编纂索引,也是很必要的。

导论所述,已很透彻,但还意犹未尽,盼望很快地看到仲老弟有新的论著刊出,以接纳国际民俗学中外士林君子的高度赞许。

1996年9月20日 台北

修订本自序

拙著《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问世已经十年了。这些年来,它已经成为许多研究民俗文化学者的案头书和高等院校研究生民俗课程的参考教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化管理专业”,将“民俗文化”列为科目,并且将这本书作为自学考试的教材,这使我既兴奋又紧张,值此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本书修订本之际,我写上一些话作为新版的自序。

1986年,我在上海《文汇报》提出拓展“民俗文化学”的学术观点,给当时还未充分发展的民俗学引发了一些波流和反响。其后,我将这些看法写成文章,刊发在《复旦大学学报》上(《民俗文化约论》,载《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3期合刊)。就这样,我与“民俗文化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它成为伴随我一生念兹在兹的追求。从80年代到90年代,我撰写了《中国民俗流变》(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现代民俗流变》(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那些著述的主要观点就是要把民俗作为文化学科来研究。我认为,民俗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它植根于深厚的社会基础。从民俗产生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俗由偶然的创造进而成为一种经验;再经由人类语言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变成人们的常识;常识再经由约定俗成之后,变成民众的生活准则或习惯;当民众将这种习惯进一步沉淀和固定化、程序化,成为一种潜意识时,民俗才告诞生。在民俗产生之后,其形式与内容,又因为社会环境的变迁、历史的演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民俗呈现多样而复杂的面貌。民俗既然是具有普遍模式的文化生活事象,其一,它必须是社会生活中那些体现着普遍模式的事象;其二,民俗的形成、民俗的结构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被人们完整地在生活中重复,在特定的族群、社群的社会生活中是普遍的,得到地域群体的共识共知和共同遵循。

民俗的本质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再度掀起文化热的时候,当许多人把民俗学停留在生活表征,以为民俗就是民歌民谣、民间故事或者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猎奇、刺激的生活形态时,《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发出了与那些看法完全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本书对于民俗学研究的最初贡献。二十多年过去了,“民俗文化”已经在学界和社会上激起隆隆回声,并且伴随着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心和进程,民俗文化更加引起社会的关注,这是笔者倍感欣慰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经说过,“假如在漫长道路的终点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也许会难以断定究竟是否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人论》)是啊,当这本导论出版十年后修订再版的时候,我也发生

同样的疑问:达到了预期目的了吗?现在的民俗文化,表面上看似轰轰烈烈,但是,冷静地思考一下,会觉得存在诸多的遗憾。记得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民俗学术会议,北京的一位青年博士就对我说,“仲先生,读了你的导论,感觉你对于民俗的研究很特别!”这句话到底是夸奖我还是批评我,我都没有在意,但对于我来说,选择把民俗作为文化审美意象和精神现象的基本层面来研究,本身就有着不小的难度,所以,缺憾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还是不改初衷,依然执着于自己的观点,依然以一种淡泊的心境,在这块学术园地里勤勉地跋涉,辛勤地耕耘。“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继续一心一意地追寻,锲而不舍地探求。

坚持我在这本书中阐释的基本观点:民俗是人类最初创造的并塑造自身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挣脱兽性向人性进化的原生态民俗,并且伴随着人类进化与进步而不断流变的文化现象。诚如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述:“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人们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动(work)。正是这种劳动,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民俗文化中的仪式、神话、原型、习俗等人类群体生活所形成的民俗,构成了人类原始习俗的一个文化扇面,同时,这个“扇面”又是人类进步的不断异化过程,它反过来必然制约人类族群、社群自身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这些丰富多彩、林林总总起源于人的生活又制约着人的存在的文化现象,就是民俗文化。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他(她)来到人世间,都无法用纯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而必然会带上塑造他身心成长的群体规范或者群体眼光。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所说的,所谓群体,指的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这就是民俗传播原始尺度得以存在和进行衡量评判的基本前提。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分析道:“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民俗文化如同生物的生命基因,生物基因决定了一个生物的生命特点;而民俗作为文化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的种族和族群的文化特征,一切系统的发育都受基因控制,而文化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有其特殊的基因,即文化基因。民俗作为文化基因可理解为一个民族长久地、普遍地起作用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底层结构,例如主要由游牧习俗而进入文明的西方,特别重视个人生存权利;而主要由农耕习俗进入文明的中国,重视集体生存权利。两者对人生价值理念的出发点是有明显差异的。中国民俗及其衍生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在古代哲学、管理学、医学、美学和农学等领域有大量表现,“曾经帮助中国古人创造了资本主义以前时期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创建近代文明的强大阻力”(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

民俗这种与人俱来、与生俱来的特质,是人类永恒的伴生物。一种民俗一旦形成之后,就会以一种特定的

思考原型和重复出现的行为惯习,在特定族群的社会生活圈内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定民众群体共同心愿的显现。举个很小的例子吧,我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年画,即使在经济已经相对发达的今天,年画的形式在繁华的都市少见了,但人们还是期盼“连年有余”,那幅由胖娃娃和莲与鱼所组成的民俗符号,作为一种“世俗”的范式依然存在于万千民众的心头,这种由民间集体智慧创生的民俗符号,在社会生活中是有相当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因为它是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类同于人类生物生命基因一样,以一种创造和再创造的文化符号,延续并制约中国文化生命的成长。

民俗又是传播的和变异的,主要表现为“传承”和“扩布”。民俗传播的脉络是一步步地从古代走向现代、一步步地从抽象的文化现象走向具象的生活世界。在学科研究的意义上也由外延的探究走向内涵的完备,可以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更稳固的基石。我在本书第九章专门作了阐述,著名传播学者 M·P·安德森对“传播”一词的界定认为:“所谓传播是人际关系借以成立的基础,又是它得以发展的肌理,就是说它是精神现象转换为符号并在一定的距离空间得到搬运,经过一定的时间得到保存的手段。”在民俗文化传播中,传播一方面意味着民俗文化信息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延展,另一方面表现为在空间上的扩布和流行。具体表现为:一种风俗习惯可以在某一地域世代沿袭,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同时又可以影响扩展至地区文化圈以外乃至全国。在这一运行机制中,传播会按照民俗的惯制展开,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己的“民俗形式”。在民俗传播结构中,传者、受传者、传播情景和传播渠道是四个基本要素。一般而言,民俗传播的“传者”和“受传者”都是普通老百姓,是他们构成了民俗环境的主体。这里就不能不涉及对这些特殊群体的“人”的研究,它包括一系列问题,比如在民间传播与信息交流扩散过程中,这部分特殊群体是怎样一种心理状态?总之,民俗传播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民俗环境,更不能无视传播的主体——民间社会的“人”。从文化形态上看,民俗传播广义上横跨传播学和民俗文化学两大学科范畴。民俗传播作为千百年来相沿成习的风习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综合表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虽然不是成文法律,但具有巨大的规范和制衡作用,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力量,具有“软控制”的性质和意蕴。无论哪一种习俗形态,民俗一经形成,就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风习传承,世代因袭,对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都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一股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精神力量。有兴趣的读者,如果需要进一步认识和考察民俗传播,可以参看我近年来的另一本专著——《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它专门阐释了我对于民俗传播的认识,堪称本书的姊妹篇。

基于民俗是传播与流动着的认知,我认为,不论哪一种民俗事象,就其具体的形态而言,存在着“原生态”、“次生态”和“再生态”的衍化。研究民俗传播与流变的过程,既可以追溯到它起源时的“原生态”,还可以考察它的“次生态”、“再生态”的衍化。例如麒麟,古代中国人定为“四灵”之首,与凤一样,麒麟也有阴阳二性,“牡曰麒,牝曰麟”。麒麟长着鹿的身体,马的蹄子,牛的尾巴,不仅圆蹄,而且通体鳞甲,头有独角,角端有肉,行步中规,不履生虫,不择生草,游必有土,翔必后处。其实,和龙、凤一样,麒麟是中国人特有的心灵和思维的产

物,也存活在中国人的精神观念中。历史上,绝大多数人将麒麟叫做“仁兽”、“瑞兽”,史书上说“唐虞之世,麟、凤游于田”、“禹时,麒麟步于庭”,足见麒麟一般是不出现的,这越发增加了其神秘性。中国的古代统治者以麒麟的出现作为他们政事修明的象征,老百姓则更加实惠一些,他们认为麒麟的灵性主要表现在“送子”,即保证他们的香烟有传,不少民间画师还大量地制作了“麒麟送子图”,给那些不育的妇女送去福音,麒麟,象征祥瑞,家喻户晓的“麒麟送子”这古老而美好的传说,曾使无数人企盼神往(仲富兰《风物考》)。但是,不论民俗处于流变过程中的哪一种生态,其间总是蕴含着该民俗最初的意象,蕴含着创造这一民俗事象集体的心愿,一种理性和非理性集体有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并以集体心理定势——民俗思考原型,在社会生活中散播和传承,成为构成人类种族、民族、族群、社群以及区域人群中个人文化生命的重要“基因”和符号标识。如同生物生命基因一样,它总是不够完善的。一代又一代民俗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对传播中的民俗符号,进行细致地条分缕析,扬长避短,博采众长,作出扬弃,保留精华,剔除糟粕,不断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得以良性传承与发展,以提升新的国民品质,优化民俗传播的良好生态与环境。

一个族群对于民俗文化的选择,主要着眼于生存与发展两个基本需求,凡是能达成这两个基本需求的民俗才能生存下来,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传承到后代。因此,民俗是从人类的社会中产生,同时又回馈于社会生活中。在本质上民俗是一种文化,任何民俗文化,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都有它必然存在的功能。本书可以作为见证,十年前,我在本书中对于民俗学研究趋势做了概略的鸟瞰,例如民俗文化学研究应该加强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个看法如今已经成为事实,这也是我最感欣慰和高兴的。往后的民俗文化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更多的与地域社会以及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民俗环境将日益凸显;民俗文化中关于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将会成为讨论的重点,民众社会心态以及与人口、家庭、宗族、社会结构这些民俗社会史基础问题的研究将会成为研究重点,可以这样说,社会越是超前发展,对于民俗文化的深层研究将以多学科交叉的态势日益彰显出来。

现代文明为当代人解脱了传统社会的种种陈规陋习的束缚和禁锢,同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难以解读的难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回到哪里去?”在纷繁的世界面前,迷惘与困惑,会造就更多的智者,当然也会使许多人陷入空虚与无所依托的孤独。也正因为如此,以民俗传播与民俗心理为旨归的民俗文化学研究,才会在与当代社会人群“接轨”,并与诸学科交叉研究中找到它的“平衡点”。

是为序。

仲富兰

2007年5月19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修订本自序

绪论

- 第一节 民俗学的发生历程/002
- 第二节 中国民俗学评析/004
- 第三节 兴起与发展：民俗文化学/008
- 第四节 民俗文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011
- 第五节 走向新的综合/013
- 第六节 关于本书的篇章结构/016

上 编

第一章 本质与对象

- 第一节 揭示民俗的真正奥秘/024
 - 民俗的起源/024
 - 作为主体性的文化选择/026
 - 选择导致民俗文化的多样性/028
 - 透视社会生活的广角镜/030
- 第二节 关于本质与定义的表述/032
 - “民俗”语源与中国人的译述/032

- 众说歧出的“民俗”定义/034
- 民俗的基本问题/037
- 民俗定义及其文化属性/039
- 区别一般意义的特殊文化/041

第三节 民俗文化学的研究对象/044

- 判断研究对象的根据/044
- 对象是诸要素的系统联系/046
- 研究对象的中介性质/047
- 寻求新的哲学基点/049

第四节 多维视野中的民俗文化研究/052

- 民俗与文化基因/052
- 民俗与文化心态/054
- 民俗与文化变迁/055
- 民俗与精神生活/057

第二章 范围与任务

第一节 民俗文化学的本体结构/061

- 本体说略/061
- 学科基石——本体构架/063
- 本体结构的研究“视角”/065
- 本体与应用/067
- 加强和发展应用研究/069

第二节 学科目标及其衍化/071

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回顾 /071

人与社会的统一 /072

四大要素：生理、地理、物理、心理 /074

诸要素的衍化与整合 /077

第三节 多重交叉而又独树一帜 /079

本学科新的含义和特色 /079

民俗文化的流向与辐射 /081

交叉的三大层面 /083

相关学科述略(上) /085

相关学科述略(下) /087

第四节 融会古今与贯通现实 /089

完善学术体系 /089

阐释现代价值 /091

高扬中国气派 /093

第三章 性质与特征

第一节 决定性质的“土壤”和生态分析 /097

地理与自然环境 /098

经济与生产方式 /100

社会与制度组织 /101

宗教文化与儒家礼制 /104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四大性质 /106

符号迁移 /106

物化象征 /109

复合隐喻 /112

角色心理 /114

第三节 民俗文化的五大特征 /116

社会普同 /117

信息共有 /119

模式整合 /121

乡缘风土 /123

贯通古今 /125

第四节 中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127

人伦为本的社会准则 /127

和合圆满的理念追求 /129

积极入世的务实态度 /131

直观直觉的思维方式 /133

第四章 结构与功能

第一节 点面结合的组合系统 /137

民俗——富有个性化的文化事象 /137

从“个体”到“模式” /140

民俗模式成因的外在结构 /142

“场”理论与民俗组合系统 /144

第二节 隐显互动的复合形态 /147

内核与外壳 /147

意象与言象 /149

心知与外化 /152

思维与表征 /153

第三节 微观领域：调节人心的功能 /155

心理认知 /157

精神平衡 /158

娱乐身心 /160

审美感受 /162

生命意识 /164

第四节 宏观视野：规范世道的功能 /166

传统威严的“堆垒” /166

民间信仰的“图腾” /168

社会关系的“阀门” /170

民族个性的“标的” /172

第五章 类型与分类

第一节 民俗文化类型评估 /176

原始混融 /176

双向回流 /179

神秘投影 /180

区系渗透 /183

第二节 分类的实质：秩序与解释 /185

对分类的定位 /185

系统中心与整体研究 /187

西哲阐述“文化”的启示 /189

中国民俗文化的“思想素材” /191

第三节 以“人”为本的分类原则 /193

民俗文化的基本类型 /193

欧美日本学者对分类的探索 /196

当今通行之分类原则 /201

第四节 民间知识共同体 /203

一项基础性研究 /203

分类还是交叉? /205

民俗文化分类之我见 /209

下 编

第六章 发展与流变

第一节 超越主体的历史生成 /214

本原意义的主体性 /214

主体意识与对象意识 /216

民俗文化的主体心理分析 /218

深层的心理躁动 /220

第二节 民俗文化的内在冲突 /222

民族同化与风俗渗透 /223

农耕稻作与游牧狩猎 /225

群体效应与个体行为 /227

第三节 交流与变异 /228

交流与形式 /228

蔓延与回归 /231

层次推进的张力 /233

新观念的萌动 /235

第四节 民俗流变是一个过程 /237

从渐变到突变 /237

从神圣到世俗 /240

从鲁朴到细微 /242

从兴起到衰亡 /245

第七章 物态与崇拜

第一节 物质劳动与民俗文化 /248

物质劳动观新说 /248

农业文明的璀璨成果 /250

节气文化的产生意义 /252

通向未来的历史记录 /254

第二节 消费与民众的生存状态 /256

生产习俗的伴随物 and 对应物 /257

生活习惯与消费差异 /258

世相百态的人文展现 /260

看不见的手和无声的调节 /262

第三节 民俗文化中的崇拜/264

生命的归宿/264

崇拜与无意识/267

精神偶像：天、神、人/269

现代迷信的根源/271

第四节 由崇拜说到禁忌/274

禁忌之由来/274

趋吉避邪的“法术”/276

巫文化的遗风/278

迷信与俗信/280

第八章 交感与积淀

第一节 个体在民俗文化中的位置/285

个体是什么？/285

“人欲”横流吗？/287

个体与社会/289

对“交往”作界定/291

第二节 突破个体生命的局限/293

“君子之交”的哲学含义/293

人类交往的自觉意识/295

交往与馈赠礼俗/297

交往与社会结构/299

第三节 交感网络与制度习俗/301

“五缘”与社会繁盛/301

“认老乡”的文化意义/304

姓名文化与谱牒之学/305

家族与家教/308

第四节 对交往世俗流弊的批判/309

小国寡民/309

平均主义/311

锁国心态/314

“刑礼相隔”/315

第九章 传播与风行

第一节 人为载体的传播方式/319

约定俗成的口语传播/319

耳濡目染的经验传承/322

标志程式的共性传播/324

音乐舞蹈的艺术传播/326

神话传说的心理传播/328

第二节 等级森严的传播组织/330

家族祭祖/331

乡社立约/333

帮会行规/335

信仰聚会/337

第三节 色彩斑斓的传播流向/339

古老媒体探源/339

语言在信息符号中的地位/341

空间中的扩播/343

时间上的递传/346

第四节 力度受制的传播流程/348

从兴起到接受/348

扩散与回馈/351

市井散播和文化滤筛/353

习惯制涉和地域抗衡/355

第十章 行为与价值

第一节 难以磨灭的民族印痕/358

人格的塑造 /358

心绪的情结 /360

造物的象征 /362

色彩的喜好 /365

吉祥的图腾 /366

第二节 感染与模仿 /369

群体感染 /369

从众效应 /371

东施效颦 /373

美学理想 /375

第三节 源远流长的价值学说 /377

原始价值观 /377

文化核心论 /379

易经术数学 /381

“中和方圆说” /384

第四节 民俗文化的价值坐标 /386

生生不息 /386

革故鼎新 /388

不变求变 /390

追寻真理 /392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修订本后记

而发咏生发学翁另书中。咏学翁咏学翁打口一景陆学翁因回，按古第一史田会书类人言翁是思、观察野心，然其诗文的意另一个同，似须咏生发翁位，李气的想思还会升升说显举翁另，阳班支田的

001



工作做起,只顾耕耘,莫问收获,为民俗文化学的崛起和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第一节 民俗学的发生历程

民俗文化学,顾名思义,它应当是一门属于社会科学的文化学科。但是由于我国近百年来独特的历史遭遇和学术发展的现实,民俗学一直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就是直到今天,一提起民俗学,许多人仍然把它当作民间文学的附属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同?这和民俗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及其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为了对民俗文化学有完整的了解和清晰的认识,在论述民俗文化学之前,必须对近代民俗学的发生历程以及中国民俗学的总体背景,作一个约略的鸟瞰和解析。

虽然民俗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古老,但民俗学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中外民俗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民俗学是近代社会和思想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形成,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趋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当将它置于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英国一批从事古老知识与古物研究的学者,曾于 1572 年创立协会,并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勃朗德的名著《民间古老风习的观察》。民俗学的英文名称为 Folklore,发端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1846 年,英国稽古学者威廉·汤姆斯以安布罗斯·默登的笔名,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用一个“挺不错的撒克逊语合成词——民俗”来取代像“民间古语”、“通俗文学”这样一些术语,并倡议研究这门学问。

汤姆斯第一次对民俗概念、性质、内容作了界定,如礼仪、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为世人所瞩目。英语中的 Folklore 早期含义是指民众的知识和学问,其后的内容显然与汤姆斯界定的内容有关。不过,在早期各国民俗学一词从来没有统一过。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系的英美诸国,叫做“Folklore”(民俗学);在拉丁语系的法、比、意、西、葡诸国叫做“Tradition Populaire”(民间传统);在日耳曼族的德、奥等国叫做“Volkskunde”(民间学);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瑞典、丹麦,又分别叫做“Folkemne”、“Folkmine”、“Folkemind”等等。后来由于各国学者交流协商,特别是“国际民俗学会”的成立,Folklore 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有关这门学问的用语。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对民俗学的需要程度和研究状况,也表现出不平衡的情况。例如在德国,民俗学会虽然成立较晚,但德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赋予了更为广阔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德语民俗学“Volkskunde”中的“Volk”指的是民族全体。德国民俗学的创立者里尔于 1858 年在《科学的民俗学》中,提倡民俗学是研究、沟通德意志民族的学问。由于德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必须使国家统一,而要统一,又必须首先寻找出本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于是,研究赋予这个国家特定内容的民俗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任务。由此可见,一门学问的兴盛,总是和那个国家现实的需求紧密联系的。

早期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发生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开始是对原始蒙昧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崇拜仪典等,后来是对本民族(文明民族)的民俗进行研究,有